

## 第二十章 為婚事解套

自蕭翎羽問她喜不喜歡他之後，沉歌這幾天和蕭翎羽相處得挺尷尬的。

其實算下來，她和蕭翎羽雖然相愛了幾世，但只做了一世的夫妻。

那是她第一次重生，沒什麼經驗，仗著自己有前世的記憶，無所顧忌地幫著蕭翎羽解決了許多麻煩，也因此引來他的注意，得到他的喜歡。兩人因為身分的差別，經歷了不少的阻礙，但蕭翎羽愛她愛得很深，始終堅持只娶她一個，這是沉歌每每回想起來，最甜蜜的一段時間。

只可惜，終究因為她幫助蕭翎羽時太過招搖，給自己樹立了敵人，活到三十歲之後沒了未卜先知的能力，以至於蕭翎羽和她先後被人害死……

而宋浣琚才是蕭翎羽原本要娶的女人，在沉歌沒有重生前的那一世，蕭翎羽娶了門當戶對的宋浣琚。只不過那一世蕭翎羽的性子並不好，宋浣琚也是要強的，兩人成親後經常吵架，宋浣琚動輒回娘家，兩人真正相處的日子並不多。

沉歌第一次重生後，宋浣琚依然出現過，只不過蕭翎羽那時候已經喜歡上沉歌，並沒有娶宋浣琚。

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重生的時候，沉歌因為前世死得太慘，而有所顧慮，一直躲著蕭翎羽，以至於蕭翎羽早早地被人害死，直到第五次重生，沉歌認了命，決定既要保護蕭翎羽，又不能嫁給她，於是那一世，儘管蕭翎羽依舊喜歡上她，但她咬牙不肯答應嫁給他，故而蕭翎羽最後還是娶了宋浣琚。

這是沉歌最對不起蕭翎羽的一世，蕭翎羽在這一世過得並不開心，他的鬱鬱而終，沉歌覺得自己要負最大的責任，當然這一世也是他和沉歌活得最久的一世。所以第六次重生，她剛來到王府就被蕭翎羽推得摔了一個跟頭，算是給蕭翎羽解氣了，也直接將她摔進了第七次重生。

這一世，沉歌原本打算，不再讓蕭翎羽娶自己不愛的女人，所以她本是想讓他喜歡上素溪的，她來保護他們兩個人，可惜他既沒有喜歡上素溪，素溪也沒有喜歡上他，如今他又來問她喜不喜歡自己，這問題可愁死沉歌了。

她不是不喜歡蕭翎羽，只是喜歡他的代價太大了，動輒就要賠上一輩子，她實在怕了。

而沉歌的躲避，讓蕭翎羽越發地堅信，她一定是喜歡上別人了。

是誰？是誰敢撬他的牆角？

蕭翎羽將沉歌接觸過的男人全都猜了一遍，甚至連遠在上京的蕭沐都成為重點懷疑對象。

是蕭沐嗎？當年在皇宮他們處境艱難，唯一幫助他們的只有蕭沐，蕭沐還幫沉歌教訓了那兩個不懷好意的太監，沉歌會不會在那個時候喜歡上蕭沐？

不對，他們後來離開皇宮的時候，沉歌走得比誰都快，連頭都沒回，也沒有多看蕭沐一眼，應該不是他。

是明衍嗎？明衍第一次見沉歌就巴巴貼上來搭訕，誇她漂亮，為了與她重逢，還特地買了假髮戴上。

也不對，明衍現在巴巴追著素溪，一口一個娘子的叫，惹得素溪直追著他打，沉

歌對此一點醋都不吃，應該不是他。

是鹿鳴嗎？表面上是他的貼身侍衛，可實際上一雙眼睛恨不得長在沉歌身上，對別人木訥，對沉歌卻很殷勤。

鹿鳴的嫌疑很大。

還有二哥，二哥是沉歌伺候的第一個主子，當年沉歌在二哥身邊時，二哥將她養得小臉渾圓，很是疼愛。而且蕭翎羽一直記得，那時府中來了刺客，二哥跑來救他們，刺客走後，二哥還在院子裏問沉歌，問她喜歡誰做她的主子。

他清晰地聽到，沉歌說喜歡二哥做她的主子。

直到今日，二哥對沉歌也十分厚愛，時不時送些小禮物給她。

如此看來，二哥的嫌疑最大。

所以，沉歌到底喜歡的是哪個呢？是二哥，還是鹿鳴？

蕭翎羽想這個問題，想得晚上睡不著覺，便喚沉歌進來給他點安神香。

沉歌點完便要出去，蕭翎羽不讓她走，哼哼唧唧地問她，「如果現在讓妳回去伺候二哥，妳可願意？」

沉歌摸不著頭腦，大晚上的他說這個做什麼？

不過她還是認真地回答了蕭翎羽，「二少爺很好，可奴婢還是想留在世子身邊。」她怎麼敢去別人身邊伺候，若她不在蕭翎羽身邊，萬一他出了事，她豈不是又要從頭再來？

蕭翎羽聽到她這句話，登時開心了，沒多久就睡著了。

而寧王妃那廂，卻因為蕭翎羽第一次見宋浣琚的怔愣，而誤會他對宋浣琚一見鍾情。

於是，寧王妃和宋夫人商量著，決定讓這兩個孩子多接觸幾次，培養一下感情。

這一天，蕭翎羽難得休息，寧王妃從憐他將宋浣琚約出去遊玩。

蕭翎羽本來想拒絕的，只不過他忽然想到一個主意，便答應了下來。

寧王妃見他痛快答應，心中很是高興，殊不知他扭頭就去找了蕭翎星。

「二哥，你想不想找媳婦？」

「我不想。」

「不，你想。」

蕭翎羽硬是讓蕭翎星同他一起出去見宋浣琚，他心中的算盤打得響——宋夫人不是想同寧王府聯姻嗎？反正他是絕對不會娶宋浣琚的，不若讓二哥娶了，這樣豈不是兩全其美，他也不用擔心沉歌會被二哥拐走了。

宋浣琚今日盛裝打扮了一番，原本以為是與寧王世子出去遊玩，可是來接她的卻是兄弟兩個，這讓她有些疑惑。

「今日難得我二哥也休息，我叫他一起出來，宋小姐妳不會介意吧？」蕭翎羽笑嘻嘻道。

「不、不介意。」宋浣琚笑得十分勉強，她隱隱有種不好的預感。

果然，蕭翎羽邀請她去城外湖邊，同她逛了沒幾步，便說自己肚子疼要失陪一下，這一失陪，便直接失聯了，只留下她和蕭翎星面面相覷，尷尬得不知道說什麼好。

「宋小姐，妳應該看出來了，我這五弟是故意的，這會兒想來他已經溜得很遠了。」蕭翎星無奈道。

宋浣琚有些生氣，「世子何故這樣？若不想同我遊玩，直接說便是，何必弄這一齣？」

「就是，待我回府，定要打他一頓，給宋小姐好好出出氣。」蕭翎星順著她的話說。

宋浣琚原本氣鼓鼓的，聽到蕭翎星這句話，不由噗哧笑了，「你真的會打他嗎？」蕭翎星點頭，「打肯定是要打的，但打不打得過就另當別論了。」

宋浣琚知曉他這是在給自己找個臺階下，不由對他的善解人意很是欣賞，「北寧的人都說，二少爺你文武雙全，若是同世子打架，你肯定不會輸。」

「說的也是，那下次見面，我會告訴妳戰況。」

「好啊。」

蕭翎星幾句話化解了兩人的尷尬，也讓宋浣琚對他頗有好感。

另一邊，蕭翎羽帶著沉歌和素溪以及鹿鳴，在外面玩了一整天才回府。

汀蘭苑的大門緊閉，院門口的侍衛說，寧王妃有令，今晚不讓他進去。

想來是寧王妃已經知道他今天幹了什麼好事。

「母妃！」蕭翎羽在外面喊了一句，「我還沒吃晚飯，妳讓我進去！」

不一會兒，紅菱的聲音隔著院門傳了過來，「世子，王妃說，今晚您愛去哪兒吃去哪兒吃，一頓不吃也餓不死。」

蕭翎羽想著，母妃不可能真的餓著自己，於是帶著沉歌她們去了廚房，可廚房的人都不在。

想來是寧王妃提前叮囑過了，不僅如此，連廚房裏的蔬菜和雞魚肉蛋都被藏起來了，只餘下一些油鹽醬醋等調味的東西和半缸清水。

蕭翎羽想了想，忽然提議，「不若我們自己做？」

「可是世子，咱們做什麼呢？」沉歌掃了一眼空蕩蕩的廚房，「紅燒白開水？清蒸蔥薑蒜？」

蕭翎羽呵呵一笑，「妳忘了嗎，後面的院子裏養了許多雞鴨鵝，妳們想吃哪個？」

素溪看到廚房裏有烤爐，便說：「我會做烤鴨，不若今晚吃烤鴨？」

沉歌點頭表示贊同。

「那就做這個，沉歌和素溪妳們在廚房準備著，我和鹿鳴去後院捉兩隻鴨子過來。」

「好。」

蕭翎羽帶著鹿鳴去了後面的院子，因為那個院子比較特殊，除了蕭翎羽和蕭翎星以及寧王，旁人都不不得進入那個院子。

於是，蕭翎羽讓鹿鳴在外面等著，他親自進去捉鴨子。

鹿鳴也知道這個院子裏有祕密，蕭翎羽不讓他進去，他便不進去了。

不一會兒，院子裏響起了雞飛鴨叫的聲音。

其實蕭翎羽也很少進這個院子，他嫌棄裏面臭烘烘的，即便進來也不用他親自去

捉，那院子裏畢竟有侍衛，蕭翎羽指揮侍衛去捉鴨子，他特意選了兩隻又大又肥又漂亮的，讓侍衛捉來給他，然後他一手提著一隻鴨子，大搖大擺地走了出來。鹿鳴古怪地瞧了他一眼。

「瞧，我挑的這兩隻怎麼樣？」那兩隻鴨子在他手中撲騰，嘴裏發出嘎嘎的慘叫聲。

蕭翎羽將鴨子交給鹿鳴拿著，剛走了兩步，卻發現鹿鳴還站在原地，拎著兩隻鴨子不肯走。

「怎麼了？」蕭翎羽問他。

「世子，你有沒有聽見牠們在說什麼？」鹿鳴示意了一下手裏的兩個大活物。

「牠們在說什麼？」蕭翎羽忽然想起，沉歌曾經說過，鹿鳴能聽懂動物說話。「難不成你連鴨子的話都能聽懂？」

鹿鳴點了點頭。

「牠們在說什麼？」蕭翎羽一下來了興趣，「是在喊救命？還是在說別吃我？」

鹿鳴木著一張臉說：「牠們在說，我是鵝，是鵝！」

寧王妃不忍精心給蕭翎羽挑選的世子妃落入蕭翎星的手裏，決定親自出馬，邀請宋夫人和宋浣琚去城外的莊子遊玩，帶著蕭翎羽一起。

蕭翎羽又去找蕭翎星，「二哥，你今天有時間嗎？」

蕭翎星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「我隱隱覺得母妃又要帶我去見那個宋浣琚……」

蕭翎星一愣，「你剛剛說什麼？」

「我說母妃又要帶我去見那個宋浣琚。」

「不是，上一句。」

「二哥，你今天有時間嗎？」

「沒有！」

蕭翎羽：「……」

蕭翎星不願意幫他的忙，蕭翎羽只好回去同寧王妃坦白，「母妃，我實在不喜歡那個宋浣琚。」

寧王妃好生勸說：「你還沒有同人家好好相處過，怎麼就說不喜歡？那你告訴母妃，你覺得她哪裏不好？你為什麼不喜歡？」

蕭翎羽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，撇嘴道：「她好不好跟我沒有關係，反正我就是不喜歡她。」

寧王妃冷下臉來，「不管怎麼樣，今日你必須跟母妃一起去見她！」

蕭翎羽臉也板了起來，「母妃，妳不要逼我。」

「母妃今日就逼你了，你還能同母妃翻臉不成？」

真是兒大不由娘。

「好，既然母妃執意強求，那兒子只好……」蕭翎羽說著，忽然從袖子裏掏出一

個小瓷瓶來，拔掉瓶塞便喝了一口。

寧王妃大驚失色，忙過去將瓶子搶下來，「你喝的什麼？」

蕭翎羽扶著喉嚨咳嗽了幾聲，「……酒。」隨即，他的嘴巴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腫了起來。

寧王妃瞧見他如此模樣，真是既好氣又好笑，拿他沒有辦法，最後只得給他一巴掌，「你這死孩子，你氣死母妃算了！」

他這個樣子，自然沒法再出去見人，寧王妃只好自己赴約了。

蕭翎羽從寧王妃房中出來，等在外面的沉歌和素溪看到他的樣子，驚慌道：「世子，您喝酒了？」

「不喝酒，就得去見宋浣琚。」蕭翎羽抖著兩片火辣辣的嘴唇說，然後走到鹿鳴面前，「上次你給我配的藥挺管用的，勞煩你再幫我配一次。」

「好。」鹿鳴壓了壓嘴角，答應道。

蕭翎羽白了他一眼，「你想笑就笑。」

「對不起，我一般不笑，除非忍不住。」一向木訥的鹿鳴背過身去，一不小心笑出了豬叫。

因為蕭翎羽的這次反抗，寧王妃好一段時間都沒有在他面前提過宋浣琚。她以為蕭翎羽排斥宋浣琚，是因為喜歡沉歌才會這樣，其實並非如此。

蕭翎羽越來越覺得，他晚上所作的夢並非只是普通的夢，而是一種預示。

比如他當初被迫留在皇宮，夢見自己去餵馬，後來真的去御馬監餵馬了。

而現在他又夢見自己娶了宋浣琚，夢裏的他很是失望，這讓他聯想到小時候作的那個夢……那時候他剛把沉歌從蕭翎星身邊要過來，深怕她會離開自己，所以晚上總會作一些奇怪的夢。

有一次他夢見自己生病了，躺在床上，臉色蒼白，他很想見什麼人，可是直到他閉上眼睛死去也沒能見到。

現在想想，那時候他在夢裏想見的人，便是沉歌吧。

如果是將這兩個夢聯繫在一起，莫不是在提醒他，若是他娶了宋浣琚，就見不到沉歌了。

所以無論如何，他都不能娶宋浣琚。

而宋浣琚，對蕭翎羽的印象也不好，不僅僅是因為上次他故意溜走，而是她一看到蕭翎羽，心裏就莫名堵得慌，對他也有幾分牴觸。

她想不明白是為什麼，也無法同母親解釋。那日母親又來同她說，寧王妃要邀請她們母女去城外的莊子遊玩，宋浣琚知道定然是寧王妃又想撮合她和蕭翎羽。

她不想去，可耐不住母親的勸說，只好答應了。

幸好，那天蕭翎羽意外地沒有出現，寧王妃解釋說，他臨時出了點小事，不能過來了。

宋浣琚暗暗鬆了一口氣，相比蕭翎羽，其實她更想見那天在湖邊，逗她開心的蕭翎星。

宋浣琚想著，與其等著聽從父母安排嫁給一個自己不喜歡的人，不如自己主動一

些，去尋找自己的幸福。

她派人打聽過了，寧王府的三個少爺平日裏都會去軍營，只不過蕭翎羽是上午過去，下午回王府讀書，而二少爺蕭翎星和四少爺蕭翎風是下午過去。

宋浣琚決定下午去軍營探望蕭翎星，只是她去的那日，偏巧蕭翎羽因為一些事情耽誤了，沒有回寧王府，而是差人回府通知夫子一聲，今天不回去念書了。

他與蕭翎星在軍營中查看軍務，遠遠地瞧見宋浣琚的馬車過來了，當即眉頭一皺。宋浣琚下了馬車，瞧見了蕭翎羽，亦是眉頭一皺。

在兩個人互相嫌棄的目光中，宋浣琚走了過來。

「妳怎麼會來這裏？」蕭翎羽語氣不善地問她。

宋浣琚還算客氣道：「我過來見個朋友。」

蕭翎羽一臉防備，「妳不會是來見我的吧？」

宋浣琚忍住翻白眼的衝動，「我要是知道你在這裏，我今天就不過來了。」

蕭翎星見他們語氣充滿火藥味，忙打圓場，「宋姑娘，不知道妳今日過來是見哪位朋友？」

宋浣琚聽見蕭翎星跟自己說話，立即換了臉色，笑盈盈地回答，「二少爺，我今日出來拜佛，恰好經過這邊，所以想著順便過來見見你。」

「見我？」蕭翎星有些驚訝。

「對啊，」宋浣琚歪著頭看他，「難道我們不是朋友嗎？」

蕭翎星笑了，「自然是，我很榮幸。」

蕭翎羽瞧見宋浣琚看蕭翎星的眼神，分明含波帶水，與看自己的眼神完全不同，心中不由一喜，看來她和二哥有戲……

「二哥，我去叫四哥過來同我檢查軍務，你且好好招待一下這位朋友吧。」蕭翎羽竊喜道。

蕭翎星應下，「也好，宋姑娘，我帶妳參觀一下軍營吧。」

「勞煩二少爺了。」

蕭翎星帶著宋浣琚離開的時候，經過蕭翎羽身邊，不忘給偷樂的他狠狠一腳——還有臉笑？

沉歌和鹿鳴坐在營中的一頂帳篷下吹風，因為先前遇到母狼的事情，蕭翎羽不讓她再靠近樹林了，所以叫人臨時給她搭了一頂四面透風的小帳篷，讓她坐在下面吹風吃果子。

沉歌捏了顆葡萄往嘴裏塞，驀地看到蕭翎星和宋浣琚並肩走在一起，一下子站了起來。

他們怎麼會在一起？宋浣琚不是要嫁給蕭翎羽的嗎？為什麼她看向蕭翎星的眼神滿是傾慕？難不成這一世她要 and 蕭翎星在一起？

那蕭翎羽怎麼辦？

沉歌知道前幾世蕭翎羽都算不上喜歡宋浣琚，但他娶宋浣琚有一個好處，就是可以讓自己活得更長久一點。

宋浣琚的父親是節度使，以後對蕭翎羽會有很大的助力。

在沉歌重生第五次的人生中，就證實了這一點。

那一世蕭翎羽活得最久，沒有被外人害死，只不過他始終沒能喜歡上宋浣琇，才會鬱鬱而終。倘若這一世他能喜歡上宋浣琇，會不會有一個圓滿的結果？

原本沉歌想著，若是蕭翎羽娶了素溪也好，有她暗中提醒，蕭翎羽也能渡過以後的許多難關。但眼下他和素溪是不可能在一起了，為今之計，便要從宋浣琇身上下手，只要這一世蕭翎羽喜歡上宋浣琇，他就不會像第五世一樣鬱鬱而終了。那麼她也能脫離這個輪迴吧。

蕭翎星和宋浣琇一邊走一邊聊天，經過沉歌身邊時，忽然發現這個小丫頭手裏捏著一顆葡萄，以一種十分驚恐的眼神看著自己。

於是他停了下來，問她，「沉歌，妳怎麼了？」

沉歌趕忙掩飾好自己的情緒，對他們行了禮，「奴婢見過二少爺，見過宋小姐。」

「嗯。」蕭翎星料想她方才的表情是因為看到他和宋浣琇在一起，畢竟她也知道宋浣琇是寧王妃安排給蕭翎羽的世子妃人選，如今同也走在一處，確實會讓人驚訝，便解釋了兩句，「宋小姐出來拜佛，經過這邊，所以過來看看。」

「哦，那世子呢？」為什麼不是蕭翎羽陪著呢？

「五弟還在檢查軍務，所以我陪著宋小姐隨便逛逛。」

「那奴婢去找世子。」沉歌轉身跑去找蕭翎羽了。

她急促離開的身影反而叫蕭翎星覺得奇怪，怎麼好像她看到自己和宋浣琇在一起，似乎特別的緊張呢？

而宋浣琇也是第一次見沉歌，先前蕭翎羽第一次約她出來遊玩的時候，她倒是遠遠地瞧見過他身邊的兩個丫鬟，只不過沒有瞧見正臉罷了。

如今瞧見這個叫沉歌的丫鬟，著實讓她驚訝了一把，沒想到蕭翎羽身邊會有這樣漂亮的可人兒，難怪他會看不上自己。只不過，為什麼她看見沉歌，會比看到蕭翎羽還要糟心呢？這種莫名其妙的感覺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而方才沉歌和蕭翎星說話的時候，不遠處的蕭翎羽也從頭到尾瞧見了。

他瞧見沉歌看到蕭翎星和宋浣琇在一起時的驚訝與恐慌，瞧見沉歌在和蕭翎星說話時努力掩飾著自己失望的情緒，亦是瞧見她和蕭翎星沒說幾句話，便落荒而逃的身影……

蕭翎羽心中驟然明白，原來沉歌喜歡的真的是二哥，所以才會在看到二哥和別的女人在一起時，表現得如此慌張不知所措。

不一會兒，他見沉歌便慌慌張張地跑了一圈，終於找到了自己，然後朝自己跑來了。

「世子，」沉歌跑到他面前的第一句話便是，「奴婢方才瞧見二少爺和宋小姐在一起。」

蕭翎羽看著她，眸中似有驚濤駭浪，面上卻依然平靜，「我知道。」

「二少爺要挖您牆角。」沉歌暗示他，宋浣琇可是他未來的世子妃，怎麼能讓蕭翎星挖去了？

「看到了，」蕭翎羽並不在意宋浣琇，「那牆角似乎還挺願意讓他挖。」他喜聞

樂見。

只不過瞧她這急乎乎的模样，想來是恨不得自己代替宋浣琚和二哥走在一起吧。沉歌不解，「那世子你就這麼看著啊？」自己未來的媳婦都要被別人挖走了，他怎麼還這麼淡定呢？

「反正本世子又不喜歡她。」

「別啊，」沉歌著急道：「您不試試，怎麼知道不喜歡？」他要是不娶宋浣琚，這一世他們還能活得長久嗎？

蕭翎羽問她，「妳是不是巴不得我娶宋浣琚？」

沉歌小雞啄米般地點頭。

蕭翎羽哼了一聲，「本世子就不讓妳如願！」

沉歌：「……」你個小王八蛋，我該拿你怎麼辦？

宋浣琚去軍營見蕭翎羽的事情，寧王妃很快就知道了。

雖然她很惋惜宋浣琚沒有選擇蕭翎羽，但既然蕭翎羽也不喜歡她，寧王妃想著再給蕭翎羽物色其他的女孩子。

這一天，寧王妃讓紅菱抱了許多畫卷去找蕭翎羽，每幅畫卷上都畫著一個女孩子，她們或是清純，或是靈動，或是端莊，或是可愛，寧王妃問蕭翎羽，「喜歡哪個？」

蕭翎羽隨意瞥了一眼，說：「喜歡沉歌。」

寧王妃被噎得半天沒說出話來，心裏默念，這兒子果然是親生的……

她舒了舒氣，儘量放平了語氣，溫柔道：「羽兒，母妃也很喜歡沉歌，只是終究她的出身差了些，以後你扶她做個側妃便罷了，這世子妃，還是要挑個正經八百的好人家姑娘。」

蕭翎羽的目光很是堅持，「沉歌就很好，旁人我不想要。」

「那你總不能只娶一個吧？」

「娶一個怎麼了？我就樂意娶一個。」

寧王妃瞧他這冥頑不靈的樣子，終於壓不住火氣了，「你若這樣，母妃只好將沉歌先從你身邊調離開來，待你娶了世子妃，再將她調回來。」

蕭翎羽哼道：「沉歌去哪我就去哪。」

寧王妃氣得要打他，蕭翎羽躲開，「好了母妃，我每天有好多事情要忙呢，以後不要拿這種事情來打擾我了。」

寧王妃見蕭翎羽油鹽不進，只得決定從沉歌身上下手。

一日，她將沉歌叫到自己身前，說了要給蕭翎羽物色世子妃的事情。

原以為沉歌聽到這件事，一定會很傷心，畢竟在寧王妃看來，沉歌也是喜歡蕭翎羽的。可沒想到，沉歌一聽她說給蕭翎羽挑選世子妃，居然沒有任何難過的樣子。

「王妃，奴婢覺得世子妃應該是門當戶對才好一些，挑一個如宋小姐那般的姑娘，以後也會成為世子的賢內助。」

寧王妃看到沉歌如此深明大義，懂事又識大體，很是欣慰，「沉歌，羽兒要是有

妳一半懂事，我也就不用操這麼多心了。妳也幫著勸勸羽兒，妳的話，他應該能聽進去的。」

沉歌恭敬道：「王妃，奴婢會幫著好好勸勸世子的。」

沉歌思忖著，眼下宋浣琚對二少爺頗有好感，雖然不知道二少爺對宋浣琚是何感覺，但既然宋浣琚已經選擇了二少爺，自己也不好勸著蕭翎羽再去將她追回來，畢竟壞人姻緣這種事是要遭天譴的。

雖然有些可惜這一世蕭翎羽不能娶宋浣琚，但是北寧之地應該還有幾家的姑娘，雖然比不得宋浣琚，至少也不會差太多。

她去找紅菱，將寧王妃挑選的幾位姑娘都看了一遍，心中有了幾個人選。

晚上，蕭翎羽坐在桌邊看兵書，沉歌給他鋪好了床，想同他好好聊聊這件事。

沉歌同他聊天，蕭翎羽是很樂意的，但沉歌一提宋浣琚，他便不樂意聽了，低著頭繼續看書，有一搭沒一搭的隨意應幾聲。

沉歌見他聽不進去，乾脆走到他身邊，將他的書抽走，讓他認真聽自己說話。

「世子，您不喜歡宋小姐，奴婢也不能強求，咱們北寧還是有許多好姑娘的，高門大戶的小姐，不僅長得好看，而且知書達禮，今日奴婢瞧了幾個，覺得甚是不錯……」

蕭翎羽沒了書看，便撐著腦袋看她，看著她的小嘴一張一合不停地說著，左一句宋小姐，右一句宋小姐的，直聽得有些不耐煩了。

他將桌子一拍，站了起來，朝她傾過身子來，「看來妳並沒有把本世子的話放在心上？」

沉歌見他忽然靠自己這般近，一下子打住了話語，「什麼話？」

蕭翎羽伸出兩隻手捏住她臉頰的軟肉上下揉搓，「妳以為本世子是因為誰才拒絕那些姑娘的？」

沉歌被他捏得說不好話，「不會是因為奴婢吧？」

蕭翎羽放開她，睨了她一眼，「除了妳，本世子還喜歡過誰？」

沉歌立即退開一步，「奴婢有罪……」

蕭翎羽逼近一步，「妳有什麼罪？難道妳不想被本世子喜歡嗎？」

沉歌歎了口氣，咕噥道：「又不是什麼好事。」就因為被他喜歡，她都死多少回了。

「好，很好。」蕭翎羽戳著她的額頭，「妳這小白眼狼，本世子白疼妳了……」

蕭翎羽將沉歌推出去，讓她在院子裏站一個時辰再回去睡覺，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是怎麼得了便宜還不知道賣乖的。

他以為沉歌今日同他說這些話，是受了母妃的吩咐，雖然他無意娶旁人，但架不住母妃一直自作主張幫他張羅各家姑娘，若是想要清靜，就得找一個擋箭牌。

無疑的，宋浣琚是最好的人選。

蕭翎羽心思一動，有了主意。

沒過幾日，蕭翎羽居然主動提出要約宋浣琚去酒樓吃飯，而且不帶蕭翎星，這讓沉歌有些意外。

他不是說不喜歡宋浣琚嗎？怎麼兜了一圈，又改變主意了？

寧王妃以為是沉歌勸服了他，很是高興，想著等沉歌回來一定要好好賞賜她。

沉歌、素溪和鹿鳴陪著蕭翎羽去接宋浣琚，然後他們去了北寧最大的酒樓，蕭翎羽要了個最好的雅間，邀請宋浣琚進去，然後把沉歌、素溪和鹿鳴留在外面，說是有話要與宋浣琚單獨說。

沉歌看到蕭翎羽和宋浣琚進去，心中一下子空落落的。她覺得站在這裏有些難受，估摸著這一頓飯沒有半個時辰是吃不完的，於是留鹿鳴在門外守著，她和素溪悄悄溜出去逛一逛。

素溪問沉歌，「世子和宋小姐在一起，妳不吃醋嗎？」

「我吃啊，只不過在生死面前，吃醋都是小事。」

「什麼生死？」

「妳不懂……」

而此時，在雅間裏，氣氛並不是沉歌想像的那般美好。

「你邀我出來做啥？你不知道這樣做，會讓你母妃和我母親誤會嗎？」宋浣琚不高興道。

她本是不想出來的，但母親一聽是他主動約自己，硬是將她打扮了一番，推她出來。

蕭翎羽笑呵呵道：「她們誤會才好，這樣以後就不會想著幫我物色其他的姑娘了。」

宋浣琚恍然大悟，「所以你是想拿我當擋箭牌？」

蕭翎羽坦然承認，「嗯，妳給我做擋箭牌，我幫妳追二哥。」

宋浣琚臉一紅，「我不用你幫，也不給你做擋箭牌。」

蕭翎羽早有對策，「妳不幫我，我就給你搗亂。」

「你……」宋浣琚氣結，忍不住罵了一句，「真是個無賴！」

蕭翎羽並不在意，「我同二哥感情好，我會幫妳解釋清楚的，不會叫妳吃虧。」

宋浣琚只好答應，「那好吧。」

此時飯菜已經上齊全，宋浣琚卻吃不下了，「世子，不瞞你說，我一看到你，心裏就莫名的冒火。」

蕭翎羽一愣，「這麼巧，我也是。」他一看到宋浣琚，也渾身不舒服。

宋浣琚若有所思道：「看來我們天生就不般配。」

蕭翎羽忽然想起明衍曾經說過的話，便說了出來，「也許我們前世是敵人，今世才會互相看不順眼。」

宋浣琚認同道：「我覺得有可能……」

「那妳還吃嗎？」蕭翎羽問她。

「我看到你的臉就沒胃口。」

「這麼巧，我也是……」

「那我去隔壁的雅間再點一桌，咱們分開吃。」

「好，妳去吧。」

「……」

## 第二十一章 危機將至

沉歌和素溪並不知道蕭翎羽和宋浣琚早早結束了飯局，她們在街上一人買了一串糖葫蘆，隨意地逛著。

忽然，素溪拉住沉歌的袖子，「沉歌妳看！」

沉歌順著素溪手指的方向，看到了南芝和一個男子坐在一個小茶館裏，正在說些什麼。

那男子是背對著她們的，所以沉歌看不到他的樣子，不過她能看到南芝的表情，南芝看那人的時候，眼睛裏是有光采的，想來這個男人應該是她喜歡的人吧。只是她們從未聽南芝姑姑提起過，她竟掩藏得滴水不漏。

雖然偷看別人不太好，但沉歌和素溪架不住心中的好奇，還是決定多觀察一會兒。那兩人喝完茶，起身離開，沉歌和素溪悄悄跟著走了有一段距離，便看到他們在一個巷子口稍作停留，然後南芝拿出一個錢袋，塞到了那個男人的手裏。

沉歌和素溪面面相覷，南芝姑姑為什麼要給那個男人錢？

那男人似乎也覺得收南芝的錢不好，推辭了好幾次，最終還是收下了。

這不由讓沉歌想到，先前她和素溪曾經問過南芝姑姑，為什麼到了年紀還不贖身出府去？南芝姑姑那時說她銀子不夠，現在想來，原來這些年她賺的銀子全都給了這個男人……

那個男人與南芝分別之後，走了幾步還回頭看南芝。

這時，沉歌和素溪才看到了他的真容。

沉歌不由抽了一口涼氣，那人竟然是沈沐舟？

沈沐舟這個人，沉歌是有印象的。

他是個鬱鬱不得志的書生，雖然有一身才華，卻總是運氣不好，科考的路上連連碰壁。

但皇天不負有心人，他考了七八年，最終還是考上了，還一舉中了探花郎。而又因著他相貌清俊，被五公主瞧上，招去做了駙馬。只不過他的好日子沒有過多久，他做駙馬不久後便遇到局勢動盪，他和五公主的下場都不是很好。

可是為什麼這一世，他會跟南芝姑姑有牽扯？

他們是何時認識的？

南芝姑姑又為什麼要給他銀錢？

南芝於沉歌來說是有恩的，若沈沐舟是個騙人錢財的虛偽小人，沉歌覺得還是有必要提醒一下南芝的。只不過不是現在，她和素溪出來有一會兒了，得趕緊回去了。

沉歌心中揣著南芝的事情，和素溪趕緊回到酒樓，來到了雅間裏，發現宋浣琚早就走了，蕭翎羽和鹿鳴正在裏面用飯。

這就尷尬了。

「世子，」沉歌和素溪乖乖進去認錯，「奴婢有罪。」

蕭翎羽淡淡地瞥了她們一眼，「妳們腿挺長的啊，溜得挺快呵。」

沉歌低著頭道：「奴婢腿不長，世子腿長，世子的腿天下第一長！」

還敢跟他貧嘴？蕭翎羽拿起筷子，說：「本世子點了一桌子的好菜，本想叫著妳們一起進來嘗嘗的，沒想到妳們……」

「謝謝世子！」不等蕭翎羽把話說完，沉歌立即拉著素溪坐下來，「謝謝世子如此體恤下人，那奴婢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。」

「……」蕭翎羽一怔，扭頭看向鹿鳴，「你說她們是不是沒大沒小？」

鹿鳴幽幽道：「您慣的，怪誰？」

小二進來幫他們添茶，順便端來一壺酒，說是酒樓新進的果子酒，免費送一壺給他們嘗嘗。

蕭翎羽自己不能喝酒，便讓小二直接將酒放在鹿鳴旁邊。

鹿鳴平日裏也不喝酒，但聞著酒氣香甜，便嘗了一杯。

「味道怎麼樣？」蕭翎羽問他。

鹿鳴答：「有些許甜味，綿軟醇厚，還不錯……」

沉歌起身，幫蕭翎羽也倒了一杯，「世子，您先前喝的酒都是用糧食釀的，這個酒是用果子釀的，你可以試試這個，應該不會過敏。」

蕭翎羽本來有些猶豫，但想到鹿鳴就在身邊，即便真的過敏了，也能及時得到醫治，便端起酒杯喝了半杯，果然好喝。

鹿鳴和素溪緊張地觀察著蕭翎羽，生怕他連這種果子酒也不能喝。

只有沉歌很淡定，她自然是十分清楚蕭翎羽能喝這種酒才給他倒的。

過了一會兒，蕭翎羽的身體沒有出現什麼不適，他立即高興地將小二喚進來，「再來兩壺……不，來十壺！」

喝不了，他就帶回府去。

果子酒好喝，卻終歸是酒，如蕭翎羽這般沒喝過酒的，酒量自然是極差，才喝了一壺多便醉了，抱著酒壺傻呵呵的笑。

隔壁的宋浣琚早就走了，離開之前還過來打了個招呼。

這時蕭翎羽已經喝高了，朝著宋浣琚高呼一聲，「二嫂慢走！」

宋浣琚臉一紅，瞪了他一眼就走了。

而沉歌察覺出了不對勁，她原以為宋浣琚早就走了，沒想到人家一直在隔壁吃飯，而且蕭翎羽居然喚她「二嫂」，說明他今日根本不是單純地約宋浣琚出來吃飯，而是有別的目的。

思及他前幾日還對宋浣琚百般排斥，如今卻主動邀人家出來，沉歌心中了然，蕭翎羽該不會想拿宋浣琚做擋箭牌吧？他喚她二嫂，莫不就是想撮合她和二少爺？不過若是宋浣琚以後真的嫁給二少爺，也不算是一件壞事，至少只要宋浣琚嫁進王府，宋家就一定會成為王府的助力，對寧王將會有莫大的相助。

只不過，往後蕭翎星若是還和前幾世一樣與蕭翎羽兄弟反目，那麼蕭翎星有了宋家的相助，於蕭翎羽來說，就有些危險了。

唉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

蕭翎羽醉得走不了路，被鹿鳴直接扛上了馬車，待回到王府，將他擱在床上，他又來了精神，滿屋子撒野，除了沉歌，誰都不要，將素溪和鹿鳴趕了出去。

沉歌想去倒杯水給他喝，剛一轉身就被他拽住了衣服，聽見他在身後哼唧道：「本世子這麼喜歡妳，妳幹麼不喜歡本世子？」

沉歌微微怔愣，想到他此時醉得意識不清，才敢說出真話，「不是不喜歡，是不敢了。」

無論重生多少次，她都只是一個丫鬟而已，除卻腦海中一些前世的記憶，她再無其他的力量可以幫他。況且她不是多聰明的人，即使重生了七次也做不到運籌帷幄，所以她才希望他能去喜歡一個門當戶對的女子，娶到一個得力的賢內助，這樣他以後的路會好走許多。

沉歌無奈道：「您去喜歡別人多好。」

「妳為什麼非得讓我喜歡別的姑娘……」

沉歌：「……」因為喜歡她又沒有什麼好下場。

如第一次重生一般，他喜歡她，也娶了她，只寵她一個，可結果呢，他們只幸福了沒幾天，便接連被人害死，而且到現在都不知道那一世害死他們的人究竟是誰。

「我難受……」蕭翎羽咕噥道。

沉歌轉過身來，看著他被酒氣熏得眼睛盈盈帶水，更添了幾分委屈的模樣。她摸摸他的頭，將他攬過來，讓他靠在自己的肩頭，輕輕歎了口氣，「你又不記得前世的事情，你難受什麼？」

「我……肚子難受……嘔……」

他忽然一張嘴，沉歌躲避不及，被他吐了一身。

「您……」沉歌欲哭無淚，「早知道就不讓您喝酒了！」

醉酒的蕭翎羽還一臉無辜地問她，「我吐到妳了，妳還喜歡我嗎？」

「現在不喜歡，太噁心了！」

寧王妃以為蕭翎羽真的想通了，便讓紅菱去提醒沉歌，以後蕭翎羽和宋浣琚在一起的時候，讓沉歌就不要跟著了。

沉歌也不好同寧王妃說實話，只能順其自然了。

宋浣琚有時候會去軍營見蕭翎羽，有了寧王妃的暗示，沉歌不好陪著蕭翎羽去軍營了，而是讓素溪代替自己去。

明衍憑藉自己的智慧，在寧王身邊算得上半個謀士，只不過他年紀太小，其他謀士並未將他放在眼裏。明衍也不在乎這個，他知道自己的伯樂並不是寧王。

素溪自從代替沉歌來軍營之後，明衍沒有事情的時候便總來找她聊天。她知道明衍對自己的心思，明衍救過她的性命，而且母親病逝前後，明衍幫了她許多，素溪一直打心眼裏感激他，時間久了，這種感激之情難免轉化為依賴與喜歡。

如今蕭翎風也在軍營中，偶爾會與素溪撞見，素溪已經能夠坦然面對他了。少時那份懵懂的曖昧已經被她藏在內心最深處，即便見到他，心中也很難再起波瀾了。可蕭翎風一直沒能放下，尤其是在他看到素溪和明衍這般親近，他們相處時的坦然讓蕭翎風很是嫉妒。

明明先前母親同他說，素溪是寧王妃準備讓蕭翎羽納入房中的，可是如今五弟已

經長大，若是真的有意將素溪收入房中，又怎麼可能任由素溪同別的男子接觸？而且先前一直是沉歌陪五弟過來，如今換成了素溪，五弟對待沉歌和素溪明顯是不同的，他能看得出來，五弟喜歡的是沉歌，對素溪只是普通的主僕之情。

蕭翎風恍然覺得，是不是從一開始他的母親就弄錯了，五弟想納入房中的丫鬟根本就不是素溪，而是沉歌。

那麼如果當初他能堅持住的話，是不是現在坐在素溪身邊，陪她聊天說笑的人，還是自己呢？

為了印證自己的想法，蕭翎風主動去找蕭翎羽，借由沉歌的事情聊了起來，「五弟，怎麼近日沉歌不陪你過來了？」

蕭翎羽約莫猜到沉歌不陪自己過來應該是母妃的主意，但這個不好同蕭翎風說，便尋了個別的藉口，「她這幾日身子不太舒服，我便讓她留在府中了。」

蕭翎風試探道：「五弟似乎對她格外上心，莫不是喜歡這個丫頭？」

蕭翎羽大方承認，「四哥你也看出來了。」

「我瞧著你待她比待素溪好，想來你是更喜歡她的。」

「我待素溪也很好，只不過她現在已經到了出嫁的年齡，我不好同她太親近，免得誤了她以後嫁人。」

蕭翎風只覺腦中轟鳴一聲，原來五弟從來沒有想過將素溪納入房中，一直都是他和母親在杞人憂天……

蕭翎羽瞧出他臉色有些不對勁，「四哥，你怎麼了？」

蕭翎風回過神來，強撐著笑容說：「天氣有些熱，我有些不舒服。」

「那你去營帳中休息一會兒吧。」

「好。」

蕭翎風失魂落魄般地離開，蕭翎羽以為他真的有些中暑，便讓素溪拿了些用井水湃過的瓜果給他送過去。他不知道先前素溪和蕭翎風的事情，畢竟那時候他還小，不懂得男女之情。

素溪雖然不太情願過去，但又找不出像樣的理由推辭，只好端著果子去了蕭翎風所待的營帳。

好在連翹也在那裏，素溪進去見過蕭翎風之後，將水果給了連翹，便要出去。

「等一下，」蕭翎風叫住她，「我有些話想讓妳轉達給五弟，連翹，妳先出去一下。」

素溪微微一怔，轉過身來。

連翹很快出去了，營帳裏只剩下蕭翎風和素溪兩個人。

「四少爺有什麼話需要奴婢轉達給世子？」素溪問他。

蕭翎風走到素溪身邊，含情脈脈的看著她，「素溪，我一直都欠妳一句對不起。」

素溪往後退一步，恭敬道：「四少爺不要這麼說，奴婢擔待不起。」

蕭翎風自責道：「那時在上京，我明知道妳留在皇宮會遇到很多磨難，卻沒能拉妳一把，甚至還不辭而別，是我不對……」

素溪咬了咬嘴唇，「都過去了，四少爺不要放在心上。」

「妳能不能……原諒我？」

「四少爺言重了，奴婢沒有怪您。」

「那我們……」

素溪打斷他的話，「四少爺方才說有話要奴婢轉達給世子，是什麼話？」

「我並沒有話想告訴五弟，我只是想同妳說說話……」

素溪朝他行了個禮，「既然沒有，那奴婢先退下了。」

素溪從蕭翎風的營帳中出來，剛走沒多遠，便看到明衍一臉緊張地站在那裏。

「怎麼了？」素溪走過來問他。

明衍一臉驚扭道：「妳方才見了四少爺，我怕妳又變心了。」先前素溪同他聊過她與蕭翎風的事情，所以明衍才会有這樣的擔心。

素溪聽他這樣說，不由噗哧一笑，「小氣。」

明衍仔細將她瞅了瞅，情緒逐漸放鬆下來，「瞧妳神情輕鬆，應該是徹底放下他了。」

素溪好笑地瞪了他一眼，兩人一同往蕭翎羽的營帳走去。

「說起來，當初咱們剛認識的時候，我以為你會喜歡沉歌呢。」素溪同他聊道。

「我不喜歡沉歌，她的命定之人不是我。」

「哦？你還會看相？」

「會一點點。」

「那你能看出沉歌的命定之人是誰嗎？」

「世子啊。」

「可是世子以後說不定要娶宋小姐的。」

「世子 and 宋小姐成不了親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妳沒發現他們看彼此的眼神嗎？互相嫌棄，彷彿看一眼都嫌多……」

沉歌不能陪蕭翎羽去軍營，所以留在王府的時間多了些，她也不好閒著，蕭翎羽不在的時候，她便去寧王妃身邊伺候。

蕭雲芷出嫁後，因為她的夫君張昱經常在軍營裏忙碌，她在張府待著無聊，常回王府小住幾日。

她今日又來了，說是想喝王府小廚房燉的魚湯，可待到魚湯端上來時，她喝了一口便嫌太腥，怎麼也不肯喝第二口了。

寧王妃嘗了嘗，「不腥啊，和以前的味道一樣。」

蕭雲芷皺著眉頭道：「這幾日不知怎麼了，對許多東西都沒胃口了。難得今天想喝魚湯，卻還是不合口味……」

寧王妃立即察覺出異樣，「是不是身子不舒服？莫非……」她看了一眼蕭雲芷的肚子。

蕭雲芷還不明所以，寧王妃立即讓紅菱將王府的大夫請過來。

大夫把脈之後，笑呵呵道：「恭喜王妃，恭喜大小姐，大小姐這是有了身孕……」

「真的嗎？」寧王妃和蕭雲芷不可思議的同聲道，兩人都十分高興。

一旁的沉歌也由衷地替蕭雲芷高興，但高興過後，心頭又泛上憂愁。按照時間推算，蕭雲芷有了身孕後，新皇和寧王之間的戰爭便要開始，而作為寧王的得力副將，張昱是一定要跟著寧王在外打仗的。

前幾世的張昱，都沒有活到蕭雲芷肚子裏的孩子出生，這一世，會不一樣嗎？蕭雲芷本來想在王府住幾日的，但得知自己有了身孕後，便迫不及待地要去軍營，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她的夫君。

蕭雲芷走後，寧王妃讓沉歌去拿些上好的布料來，她要親自給未來的外孫做幾件衣服。

沉歌得了吩咐，去找了南芝，得知近日府中有新進的布料，便一同去挑了幾匹。先前沉歌已經同南芝聊過沈沐舟的事情，南芝只說那是她的一個遠方表弟，過來同她借些錢，作為趕考的路費。

那時候沈沐舟已經離開北寧進京趕考，沉歌也不好再說什麼，她這幾日一直煩心蕭翎羽和宋浣琚的事情，南芝終究比她長許多歲，想來做事也是有思量的。

只不過，沈沐舟選擇現在進京趕考，委實不是個好時機。

因為就在他離開北寧不久，新皇便會派趙太傅帶兵來北寧，趙太傅是新皇的心腹，新皇安排他來，表面上是來檢查練兵，實際上，是想趁機捉拿寧王。

沉歌知道，趙太傅想捉拿寧王，憑自己的力量很難實現，所以他會先聯合宋節度使，也就是宋浣琚的父親。

宋節度使在北寧統領著一批軍隊，倘若他真的被趙太傅說服，兩人聯手搶了先機，那寧王的處境就危險了。

不過前幾世，這時候宋家與寧王府來往密切，所以宋節度使最終選擇站在了寧王這邊。只是這一世蕭翎羽將宋浣琚推給了蕭翎星，不曉得這一世宋家還願不願意站在寧王這邊。

這件事是沉歌無能為力的，她除了擔憂，什麼也做不了。

蕭翎羽看出這幾日沉歌有些心神不寧，以為是沉歌誤會自己和宋浣琚真的在一起，所以在吃醋。

這讓蕭翎羽有些得意，這丫頭嘴上說不喜歡他，身體倒是很誠實嘛，瞧她愁得小臉都成了苦瓜。

蕭翎羽想著若是再添一把火，許是這丫頭就會承認喜歡自己了。

可是他還沒來得及這樣做，一天寧王妃忽然將他叫到身前，說想給他和宋浣琚訂親。

蕭翎羽一下子急了，「定什麼親，我跟她還不熟呢！」

寧王妃勸道：「羽兒，你們認識也有一段時間了，母妃瞧著這些日子你們相處得甚好，不若先將親事定下來，不是讓你現在成親，再過個兩三年成親也是可以的。」

蕭翎羽不肯，「既然可以兩三年以後成親，便不著急訂親。」

「羽兒，」寧王妃表情嚴肅地喚了他一聲，「你也大了，你該知道母妃為什麼希望你和宋小姐訂親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陛下派了趙太傅來北寧檢查練兵，想來檢查練兵是假，擒拿你父王才是真。」寧王妃憂愁道：「陛下疑心太重，你的三皇叔和五皇叔便是這麼被捉住的，如今他們被奪走了封地，陛下將他們派遣至西疆，他們一輩子都出不來了。」

「那跟我和宋小姐訂親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那趙太傅過來，肯定要去找宋節度使，若是他們兩人聯手，你父王該怎麼辦？」蕭翎羽一下子了然，「所以妳並非是真的希望我娶宋浣琚，妳只是為了和宋家聯姻？」

「這不是一回事嗎？」

蕭翎羽挑了挑眉，「我明白了。」

這當然不是一回事。

先前他和宋浣琚就達成了交易，她做他的擋箭牌，他幫她追蕭翎星，是以每次宋浣琚來軍營找他，其實都是奔著蕭翎星去的，而他也會創造機會，讓兩人獨處。如今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，他不能再拿宋浣琚做擋箭牌了，便想著去問問二哥對宋浣琚是何感覺？若是二哥也喜歡宋浣琚，那麼聯姻之事便交給他們就好了。只是不知二哥對宋浣琚是否喜歡呢？

Crescent Fairy